

## 析論《三國演義》的著述意識--從人物死亡描寫的角度

陳思齊\*

### 摘要

文學作品的創作，是作者本身有意識的作為，其一字一句都注入作者的想法，換句話說，文學作品裡所蘊含的思想、意義，都是作者所注入的主觀意識。《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家喻戶曉的長篇章回小說，其最重要的著述意識就是「擁劉反曹」的觀念及「忠義思想」的精神。本文試圖從文本中人物的死亡描寫來切入探討，並呈現毛宗崗如何藉由對《三國演義》的評點和潤色來加強作者的著述意識。

關鍵詞：《三國演義》、著述意識、擁劉反曹、忠義思想、毛宗崗

### 壹、前言

《三國演義》是描寫漢晉之際魏、蜀、吳三國政治集團割據稱雄的故事，<sup>1</sup>作者<sup>2</sup>用這部書敘述將近一個世紀的政治、外交、軍事爭鬥的複雜過程，是一部文學性價值極高的藝術作品，也是一部家喻戶曉、流傳極廣、歷久不衰的長篇章回小說。所謂的「演義」，重點在於演述歷史，在固定的歷史脈絡下，作者把三國之事描寫得精彩動人，實屬不易。尤其經由毛宗崗對《三國演義》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修訂潤色後，使得毛本一出就成了以後最流行的本子，即毛批《三國演義》。魯迅亦有言：「迨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字序始師金人瑞改《水滸傳》及《西廂記》成法，即舊本遍加改竄，自云得古本，評刻之，亦稱『聖嘆外書』，而一切舊本乃不復行。」<sup>3</sup>由此可知，毛氏對於《三國演義》藝術性的提高及普及，提供了不小的貢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sup>1</sup> 從東漢末靈帝中平元年(西元 184 年)黃巾起義開始，到西晉初武帝太康元年(西元 280 年)統一天下為止。

<sup>2</sup> 關於《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誰目前尚無定論，故本文以「作者」此一通稱來代表，至於一般認為的作者羅貫中，(明)無名氏，《錄鬼簿續編》對其生平有所記載：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至正甲辰復會，則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見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 6 月)，頁 201。

<sup>3</sup>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獻。除此之外，毛氏評點對完善作者的著述意識也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加強了作者尊劉抑曹的正統觀念和宣揚忠義思想的苦心，關於這一點，本文第肆部份會有更深入的說明。

蘇軾的《東坡志林》卷1有一段話記載：「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一般民眾對於劉備、曹操兩人的喜好是判然有別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三國演義》裡最重要的著述意識就是「擁劉反曹」的觀念，其次則是對「忠義思想」的闡釋。筆者撰文的動機在於見「死亡」在《三國演義》裡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是，有些人的死是無足輕重，有些人卻是重如泰山，「死亡」並不單單代表生命的完結，小說中人物的死亡尤其如此，不管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作者常常會賦予其有特殊的意義。故筆者試圖以文本中對於人物之「死」的描寫，經由分類探討來說明毛宗崗如何經由評點對文本中人物之「死」的描寫來加強作品中「擁劉反曹」、「忠義思想」的著述意識。

在《三國演義》的世界裡，人物的死亡主要分為七大類(包含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如以下所述：戰場上戰死、病死、自殺、護漢而死、戰敗被俘而死、護主而死、其他等七類，關於「其他類」的部分，因其包含若干小類，筆者將於文中提及時再敘述之。比較特別的是戰場上戰死和護主而死的部份，這兩種雖然都是在戰場上，但前者主要強調武將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事，後者則是有描寫武將和其主人公直接或間接情感互動的表現，為了避免混淆，故特此說明。以下將根據上述所分的七大類分別說明。

## 貳、人物死亡描寫(上)

### 一、戰場上戰死

在《三國演義》裡，戰爭的場景是處處可見，武將士兵們的廝殺更是家常便飯，有爭戰便會有傷亡。以下茲從文本中舉三例來說明。

#### (一)華雄、顏良、文醜

華雄、顏良、文醜分別死於文本中第5、26及27回，文本記載如下：

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催地塌，岳撼山

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sup>4</sup>

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逕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sup>5</sup>

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繞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sup>6</sup>

上述三人的死亡描寫有幾個共通點。第一，都被關羽所殺。第二，皆為對方陣營的大將。例如華雄是董卓陣營僅次於呂布的大將，在對上關羽之前，砍祖茂，斬俞涉、潘鳳，所向披靡。第三，過程皆短暫。例如華雄於「酒尚溫」的頃刻裡被斬，顏良則是連交手的機會都沒有，至於文醜，不到三回合就結束了。除了共通點外，還有一個相異點，就是華雄被斬之時是用虛寫，給讀者無限想像空間，顏良和文醜則是實寫，清楚明白。作者也利用了正襯的筆法。所謂的「正襯」，即是以兩個或是兩組性格相近之人物相互對比，藉以使其中一人的性格特色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sup>7</sup>對此毛宗崗述及：「文有正襯，有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為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筆相襯之法。」<sup>8</sup>毛氏亦在文本中的夾批說明，他說：「寫得顏良聲勢，越襯得雲長聲勢。正與寫華雄一樣的筆法。」(第 25 回夾批)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絕妙高超的描寫手法，也間接透過關羽萬夫莫敵的實力來達到「擁劉」的目的。

## (二)馮習、張南、沙摩柯

<sup>4</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5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台北：寂天文化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頁 66。

<sup>5</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25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337。

<sup>6</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26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343。

<sup>7</sup> 羅永裕：《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121。

<sup>8</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322。

馮習、張南、沙摩柯皆死於彝陵之戰，文本記載如下：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才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sup>9</sup>

馮習、張南在蜀的陣營裡不算是一流的大將，甚至連沙摩柯也不過是傭兵，但是在彝陵之戰裡，即使被四面包圍，走投無路，他們還是奮力死戰，比起後來降吳的蜀將杜路、劉寧更有氣節<sup>10</sup>。作者也透過這些次要人物突顯出忠義的思想，例如在文本中作者在馮習、張南戰死後引後人的詩讚曰：「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流芳。」毛氏於沙摩柯戰死時也評其：「番將能為漢死節，亦為漢之忠臣。」(第 84 回夾批)使得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也直接或間接的接受忠義思想及擁劉、以漢為正統的觀念。

### (三)于詮

于詮是東吳人，受命為救壽春被圍之危而死於戰場上，文本記載如下：

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sup>11</sup>

對於于詮的死，毛氏下了中肯的評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于詮有焉！」(第 112 回夾批)當時魏將諸葛誕結連吳兵以抗司馬昭，當兵敗如山倒的時候，于詮為了信義，堅持到底而導致戰死於戰場，但那份守義的精神，便是作者所強調的。于詮堅持守義的基本信念，並把它當作為人處世的準則，即使必須為此而犧牲生命，亦無所懼。作者透过于詮的死，使其精神明明白白地傳達給後世的每一位讀者。

## 二、病死

<sup>9</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84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295。

<sup>10</sup> 同見文本第 84 回。

<sup>11</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12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646。

在《三國演義》裡因病而死的重要人物很多，除領袖人物曹操、劉備、孫權外，還包括一些名臣武將，例如孔明、司馬懿、趙雲、馬超等，以下茲舉三例說明。

#### (一)曹操

操召曹洪、陳群、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

操曰：「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

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遺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嘆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sup>12</sup>

關於曹操病死的描寫，作者用了很多的橋段來鋪陳，從文本第 78 回裡曹操伐神木開始，遭梨樹之神索命，曹操的病源--頭痛便不可忍，後又拒絕神醫華陀剖腦取涎的方法，導致病勢轉加，最後竟見已死的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並伏完、董承等人來索命，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曹操才自覺「天命已盡」。至於上文所引這段的描寫，毛氏曾論：「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命，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之事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sup>13</sup>從這裡可見毛氏反曹的立場，曹操的臨終遺託，毛氏皆解釋為有心機的做作，甚至於文中提及設立疑塚七十二的事，毛氏還挖苦曹操說：「以此自防，亦甚苦矣！若使後人將七十二塚盡掘之，為之奈何？」(第 78 回夾批)，其中戲謔之意，不言自明。

#### (二)劉備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生泣曰：「君才十倍

<sup>12</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78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223~224。

<sup>13</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367。

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錯，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sup>14</sup>

劉備的死在《三國演義》裡是大結局之一，<sup>15</sup>代表著從桃園三結義以來劉、關、張故事的完結。接下來即是孔明六出祁山，試圖復興漢室的事。對於劉備病死的描寫，毛氏曾言：「觀先主託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為重，終以伐魏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興漢為仇者：魏耳，與我為對者：曹氏耳。」<sup>16</sup>對毛氏而言，蜀漢是正統，曹丕既篡漢，自然就是敵我不兩立。文本中固然沒有說明劉備何以不曰：「卿十倍於孫權？」的原因，但毛氏透過評語，用補充說明的方式引導讀者接受自己的說法，並直接加強了文本中「擁劉反曹」的意識。再者，拿劉備病死的描寫與曹操相比較，從遣詞用句中就可看出端倪，劉備做過皇帝，死之時寫其「駕崩」，曹操雖沒做過皇帝，但至少是魏王，不過在描寫其病死之時，卻只有冷冷一句：「須臾，氣絕而死。」在「擁劉反曹」的思想影響下，褒貶的意味就很明顯了。

### (三)孔明

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嘆息良久。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遍視，見李福立於榻

<sup>14</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84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304

<sup>15</sup> 毛宗崗認為，《三國》一書，共有六起六結，其言：「其敘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為一起，以曹丕篡奪為一結。其敘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為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為一結。其敘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為一結。其敘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為一結。其敘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為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為一結。其敘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為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為一結。」見朱一玄，劉毓忱編：〈讀三國志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258。

<sup>16</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378。

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之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匆遽，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眾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sup>17</sup>

作為劉備的託孤者，孔明可真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上文所述，毛氏曾拿孔明與曹操、司馬懿相比較，他說：「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眾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託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而外，更無有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sup>18</sup>這也是孔明為什麼被後人稱為賢臣良相的原因。只是透過描寫孔明的死亡，作者有意識地藉由其生命實踐來宣揚忠義的思想，「出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就是最好的註解。

### 三、自殺

文本中人物會自殺的原因除了跟自己本身的心理狀態有關之外，更重要的是跟當時所處環境氛圍的影響有關，以下略舉三例說明。

#### (一)吉平

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視之，心如刀割。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我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

<sup>17</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04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552~555。

<sup>18</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402。

家除賊，乃天數耳！」拜畢，撞階而死。<sup>19</sup>

吉平只是一個太醫，但爲了漢朝社稷，不惜犧牲生命去執行毒死曹操的任務，即使事敗被縛，遭受酷刑，仍堅持不供出同謀者。毛氏曰：「立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死不招董承是其義也。被禍最慘，性骨最烈，不意醫生中乃有此人。」(第 23 回夾批)，在當時吉平的心理狀態已瀕臨崩潰，身心俱創，再加上曹操咄咄逼人，在情勢逼迫下，吉平選擇自己結束生命。這種忠義精神、擁劉反曹的思想，透過文字的描寫散發出來，就連毛氏也不禁嘆曰：「漢朝文武，不及此醫生多矣！」(第 23 回夾批)。

(二)王甫、周倉

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卻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汗，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墜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sup>20</sup>

王甫、周倉之死，不單單只因關公父子被殺，更不是因援軍未至而死，而是感於關公平日忠義，故亦願捨生同赴黃泉，再加上當時所守麥城被吳兵重重包圍，逃生無望，王甫、周倉忠心蜀漢，不願苟生降吳，與其被縛受辱，不如以死報國。

(三)劉諶夫婦

北地王劉諶聞知，怒氣沖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諶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諶乃自殺其三子，並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

<sup>19</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23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315。

<sup>20</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77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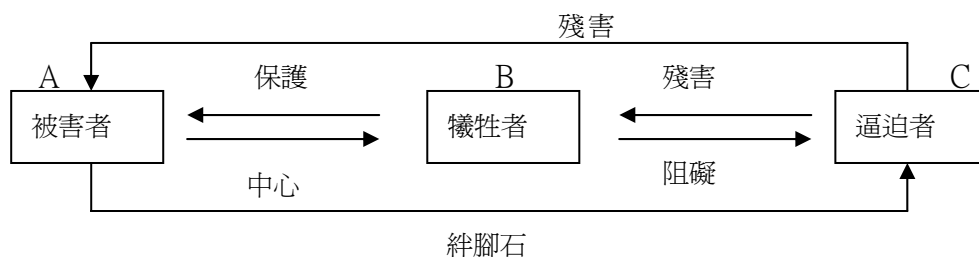
先殺妻子，以絕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不哀痛。<sup>21</sup>

北地王劉諶，後主劉禪第五子，當其知成都欲降之時，氣憤難當，哀痛之餘選擇與蜀漢共存亡，為末代漢朝注入了凜然的生氣。尤其劉諶自刎前的一席話，毛氏更稱其：「凜凜烈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第 118 回夾批)劉諶之妻崔氏，亦是三國奇女子，夫死婦隨，為盡國家之忠，夫妻之義而死。毛氏曰：「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為漢朝生色。」<sup>22</sup>綜觀劉諶夫婦之事，始知此言不虛。

### 參、人物死亡描寫(下)

#### 一、護漢而死

關於「護漢而死」的類型，有人或許會認為這定義似乎太過廣泛，但是，這裡的「護漢而死」並非廣義，而是狹義，是有限定條件。第一，「護漢而死」的人所作所為是直接與漢朝的興衰榮辱有關係。第二，「護漢而死」的人都是死於他人之手，非其他方式致死。可用下圖表示之：



其中 A 為受害者(指漢朝)，B 為犧牲者(指護漢而死的人)，C 為逼迫者(迫害的人)；三者的關係則是 B 為 A 的保護方，C 為 B、A 的殘害方，A 是 B 的中心，不容侵犯，B、A 則是 C 的阻礙、絆腳石。以下就從這模式來舉例說明：

#### (一)丁管

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侯敕。帝后皆號哭，群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為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卓大怒，喝武士擊下，乃尚書丁管也。卓命牽

<sup>21</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18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711。

<sup>22</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418。

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sup>23</sup>

上文所提及的「李儒讀策」，其中「策」的內容就是指董卓欲廢少帝辯，改立陳留王協之事，董卓一意孤行，不管群臣意見，完全是蠻橫的作為。以上圖模式來看，受害者A就是少帝辯，犧牲者B就是丁管，逼迫者C就是董卓。可惜當時只有尚書丁管肯仗義執言，況且廢帝之事，非同小可，加上少帝初無過失，董卓只憑其惡勢力擅自決定廢立之事，目無綱紀，丁管見此憤然挺身而出，雖不幸身死，但氣節凜然。所以作者也以詩讚曰：「董賊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唯有丁公是丈夫。」

(二)祖弼

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而出：「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sup>24</sup>

符寶郎，掌管皇帝玉璽的官，當朝中文武華歆、曹洪、曹休等逼迫獻帝讓位於曹丕，強索玉璽之時，祖弼不畏威權，正言止之，後雖捨生國難，但其忠義的表現，昭然可見。毛氏也不禁嘆曰：「忠臣，國之寶也。符寶非寶，祖弼是寶。」(第80回夾批)由模式來看，獻帝是受害者，逼迫者是華歆等人，在兩者之間拉扯而犧牲的是祖弼，在這裡毛氏藉由評點加強了作者「擁劉反曹」的思想，因此，祖弼的死是正面的，這加深了曹魏是反派一方的色彩，也達成了毛氏想要讓讀者接受此一思想與觀念的用心。

## 二、戰敗被俘而死

常言道：「勝負乃兵家常事」，兵敗被俘更是司空見慣，有人寧願屈膝投降，也有人選擇慷慨赴義，這在《三國演義》的世界裡屢見不鮮。所謂：「從容就義難」。以下將從這種例子來看作者如何透過描寫這些人的死來傳達忠義思想及擁劉反曹的訊息。

### (一)陳宮

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術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宮曰：「布

<sup>23</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4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48。

<sup>24</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80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241。

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宮逡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眾皆下淚。<sup>25</sup>

陳宮的死並非為漢而死，但作者藉陳宮的死說明了曹操的性格特徵--心術不正，詭詐奸險。這也是陳宮初從曹操，後來棄之的原因。當然這對曹操本人也造成貶抑的效果。至於上文中描寫曹操起身泣而送之、欲養其老母妻子之事，毛氏毫不留情評此為：「假惺惺！」「一味權詐！」（第 19 回夾批）其「反曹」意識非常明顯。

### (二)馬騰、黃奎

次日，馬騰領著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著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炮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著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sup>26</sup>

馬騰，衣帶詔<sup>27</sup>七人之一，本已與黃奎謀劃殺操，無奈黃奎妻弟苗澤戀一婦人（黃奎之妾李春香）而出賣黃奎等人，以致馬騰等因事洩兵敗被害，對馬騰而言，賊，操也。衣帶詔責任重大，不能殺之報國更是其至死的遺憾。馬騰等人的死不僅說明了「擁劉反曹」的中心思想，也展現出馬騰盡人臣之忠、君臣之義的氣慨。

### (三)關羽父子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鉤套索，一起並舉，先把

<sup>25</sup>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9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258。

<sup>26</sup>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57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748~749。

<sup>27</sup>衣帶詔之事，是獻帝自作一密詔討賊(曹操)，咬破指尖，以血寫之，再縫入玉帶內賜與國舅董承謀之，故名「衣帶詔」。起初只有董承一人，後相繼加入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劉備等七人參與，在馬騰遇害之前，前面五人已亡故，故在馬騰死後，參與衣帶詔的成員只剩下劉備。

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眾將於帳中。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主簿左咸曰：「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sup>28</sup>

關公父子遇害的原因，約可分為兩類，第一是遠因，即蜀漢借荊州不還，東吳懷恨已久。<sup>29</sup>第二是近因，就是關公拒絕吳蜀聯姻，並出言不遜，這是直接的導火線。<sup>30</sup>「北拒曹操，東和孫權」，是孔明離開荊州時交代關羽的忠告。但是當自己的盟邦選擇與敵方合作時，所造成的結果便不是關羽所能預料。故關羽被俘之時亦痛罵孫權曰：「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毛氏附和曰：「操為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亦叛漢之賊也。罵得暢快！」(第 77 回夾批)作者在描寫這段關公遇害，不僅透露擁劉反曹的意識，更深刻的突顯出關公忠、義的性格特徵。忠，是許多人讚賞的人格特質，但並不是最高的做人標準，因為「忠」大多只限於對仁君而非暴君，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即是此理。<sup>31</sup>至於「義」則是自古以來最高的人生信條，世人對所謂的義士褒揚不已。因此，像關公這樣忠義兼備的人，其一生更是作者欲傳達其著述意識的最佳媒介。

### 三、護主而死

<sup>28</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77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207。

<sup>29</sup> 詳見文本第 52、54、56、61、66 回。

<sup>30</sup> 文本第 73 回記載：「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對此，史書亦載：「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見(晉)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3 月)，頁 941。

<sup>31</sup> 參見陳傳軍，孫愛春：〈三國演義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泰安師專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20。

「護主而死」的部分主要在傳達「忠義思想」，「擁劉反曹」的部份就比較薄弱，畢竟在《三國演義》裡文臣將校何其多，大家都是「各為其主」，以下茲舉三例說明。

(一)祖茂

是夜月白風清，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慌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鬥不數合，後面李肅軍到，竟天價放起火來。堅軍亂竄，眾將各自混戰，只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為賊所認識，可脫幘與某戴之。」堅就挑幘換茂盔，分兩路而走。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sup>32</sup>

祖茂欲助孫堅逃脫，用自己的頭盔交換孫堅的赤幘，把自己當作目標物誤導敵軍。在此之前，眾軍混戰，也只有祖茂始終護著孫堅突圍，最後不惜以自己為餌而犧牲生命，這就是為人臣的忠義表現。對於祖茂的行為，毛氏給予高度的讚揚，故曰：「祖茂智勇忠義，色色俱足」(第 5 回夾批)由此可見。

(二)典韋

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槍，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軍馬方退，步軍又到，兩邊槍如葦列。韋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槍，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即棄刀，雙手提著兩個軍人迎敵，擊死者八九人，群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爭奈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槍，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卻說曹操賴典韋擋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sup>33</sup>

典韋，曹操手下一員大將，有勇力，操稱其：「此古之惡來(商紂的臣子，勇力過人)也！」雖然典韋終生事操，但忠義護主的行為仍讓後人不禁動容。而且透過作者的描寫使得典韋的死更具感染力，其忠義精神的展現，

<sup>32</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5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64。

<sup>33</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6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219。

爲護主，即使刀槍臨身也無所懼怕。毛氏曰：「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又，「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於繡，何也？曰：『卓之死，爲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爲得心腹猛將之助也。』」<sup>34</sup>由於典韋有此忠義護主的心，其英雄氣概，連毛氏也不吝於給予中肯的評價。

### (三)傅彤

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如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擋之！」<sup>35</sup>卻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挺槍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sup>35</sup>

當吳將陸遜設計火燒連營，蜀軍兵慌馬亂，先主危在旦夕之際，幸賴關興，傅彤等人奮力援助得以脫險，但傅彤功勞甚大，何也？蓋因其斷後尤難，傅彤不惜以死擔保可知。對此作者也以詩讚曰：「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不愧漢將軍。」

### 四、其他

其他的部份略可分二部份，第一，氣死，如周瑜、王朗、曹真等，後文以王朗爲例。第二，因忠諫而死，如劉陶、陳耽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 (一)王朗

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為諂諛之臣，

<sup>34</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279。

<sup>35</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84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294。

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教反臣與吾共決勝負！」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sup>36</sup>

王朗原為說服孔明投降，後反被孔明以正言折之，王朗係漢朝元老大臣，後來從事魏，這也成為孔明攻擊的出發點。所謂：「忠臣不事二主」，王朗在這點上是徹底的失敗，再加上王朗是因孝廉入仕，理當扶漢濟世，奈何反助曹魏篡逆，更是天理所不容。如此不忠不孝之人，如何承受起孔明義正辭嚴的指責？由此可看出「擁劉反曹」的意味濃厚，對於這段描寫王朗的死，毛氏也以玩笑話戲之：「周瑜有三氣，王郎只是一氣。老而氣不起，不似少年熬得。」(第 93 回夾批)令人一笑。

## (二)劉陶、陳耽

一日，帝在後園與十常侍<sup>37</sup>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逕到帝前大慟。

陶曰：「四方盜賊並起，侵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帝怒謂陶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獨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斬之。劉陶大呼：「臣死不足惜，可憐漢室天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武士擁陶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勿得下手，待我諫去。」眾視之，乃司徒陳耽。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敬之如父母，身無寸功，皆封列侯，況封誦等結連黃巾，欲為內亂，陛下今不自省，社稷立見崩摧矣！」陳耽以頭撞階而諫，帝怒，命牽出，與劉陶皆下獄。是夜，十常侍即於獄中謀殺之。<sup>38</sup>

劉陶、陳耽之死可謂盡忠盡義，奈何靈帝耳目早已被十常侍所蒙蔽，民怨上達不了天聽，在上位者以為天下清平，實則民不聊生。劉陶、陳耽不顧忠言逆耳，直言陳述而慘遭殺身之禍，毛氏稱讚兩人：「劉陶不愧姓劉」、「好劉陶。」、「好陳耽。」(第 2 回夾批)真是名副其實。

<sup>36</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93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下)》，頁 415~416。

<sup>37</sup> 常侍，漢代一種官名，出入宮廷，侍從皇帝，負責傳達詔令和掌握文書，東漢時由宦官專任。這裡指張讓、趙忠、封誦、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等十人。

<sup>38</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2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25。

從上述種種例子來看，作者雖然描寫的是人物死亡，或戰死，或病死，或自殺等等，但作者都不忘藉著他們的逝去來強調忠義的精神和擁劉反曹的思想，毛氏更藉由其評點引導讀者接受此著述意識，用心之切，昭然紙上。

#### 肆、毛氏評點對完善作者著述意識的貢獻

毛宗崗評點對完善作者著述意識最大的貢獻，就是在於強化了尊劉抑曹的正統觀念及宣揚忠義思想。例如他在評點關羽時，讚美之情，溢於言表，他說：「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霄月光風。」<sup>39</sup>在《三國演義》裡，的確很多情節是極力描寫關羽的忠義，例如「美髯公千里走單騎」、「關雲長義釋曹操」、「關雲長義釋黃漢升」等等。因此，我們知道，對於關羽的忠義，毛氏是極其欽敬的。

在上文所提及的情節中，以「義釋華容」的部份最爲人所津津樂道，雖然現代許多論者都認爲關羽在華容道釋放曹操是一大錯誤，但是，作者在創造這個故事的用意，並不是在批評關羽，而是進一步頌揚關羽的義氣。所謂：「有恩必報」，即是此理。毛氏有言：「懷惠者，小人之情；報德者，烈士之志。雖其人之大奸大惡，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不能害我，而以國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殺我之知己，此在無義氣丈夫則然，豈血性男子所肯爲乎，使關公當日以公義滅私恩，曰：『吾爲朝廷斬賊，吾爲天下除兇。』其誰曰：『不宜？』而公之心，以爲『他人殺之則義，獨我殺之則不義。』故寧死而有所不忍耳。」對關羽來說，曹操畢竟對他是有恩情的，當關羽之前不得不投身曹操麾下，<sup>40</sup>曹操不僅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贈袍送馬」之情在在都顯示出曹操的愛切之心。後來在華容道狹路相逢，兩人立場迥異、情境互換，曹操只剩下三百餘騎隨從，且以一個敗軍之姿向關羽求情，關羽憶其昔日恩情，一句：「四散擺開。」便把關羽的情義展露無遺。對於關羽的義氣，魯迅亦言：「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有關羽，

<sup>39</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讀三國志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255。

<sup>40</sup> 詳見文本第25回。



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sup>41</sup>魯迅對關羽的「義」也是持肯定的態度。最後，經由上文的說明以及對毛氏評語的了解，相信對作者的著述意識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反曹」方面，毛氏的評點更是不勝枚舉，就拿郭嘉著名的「十勝十敗」來說明，「十勝十敗」之說主要是郭嘉評論袁紹與曹操的優劣。他對曹操說：「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認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公有此十勝，於此敗紹無難矣。」<sup>42</sup>聽完郭嘉的剖析，一般人都會覺得曹操這個人還不差，但看在毛宗崗的眼裡，卻潑以冷水，他說：「未必！」「操外雖誠，而內實詐。算不得『德』。」「操何仁之有？但當『才勝』耳。」（第 18 回夾批）除此之外，當曹操起兵征討張繡之時，於途中弔祭典韋，<sup>43</sup>文本中的曹操頗帶有感性，其情真摯，對此，毛氏別有見解：「操之哭典韋，非為典韋哭也。哭一既死的典韋，而凡未死之典韋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sup>44</sup>只要文本中提及有關曹操「正面」的人格特徵，毛氏都會藉由評點來加以補充說明，當然，解釋的結果往往都以貶抑為主。

再者，毛氏為了加強作者的著述意識，因而對文本中的內容加以增補或刪削，拿(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sup>45</sup>(現存最早本子)與毛批《三國演義》(今通行本)來比較，我們便可以看出端倪，如下：

---

<sup>41</sup>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頁 129~130。

<sup>42</sup>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第 18 回〉，《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頁 240~241。

<sup>43</sup> 文本第 18 回記載：「且說操軍緩緩而行，至穰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弔奠典韋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嘆。」

<sup>44</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281。

<sup>45</sup> 羅貫中著：(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10 月)。

### 一、增補方面

關於此毛氏增加了對曹操有害無益的文字，例如毛本第四回結語云：正是：「設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來一路人。」又於第 14 回及第 20 回曹操建議遷都和請天子田獵時各補一句：「帝不敢不從。」以上這些文字的加添對於曹操不管是形象或者是性格特徵的建立都會造成反效果，尤其是把董卓和曹操當作同類的人來看待，毛氏的手法可謂極端。綜觀全書，董卓作亂到底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從毛氏〈第 6 回〉的回評來知悉：「無故而遷天子，則比於蒙塵；無端而遷百姓，則等於流竄。遷天子不易，遷百姓更難。昔漢武徙關中豪傑，擇富者而徙之，其貧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殺富戶而徙貧民，富者既死於罪，貧者復死於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不在周宣，而在漢獻乎？平王居東而周衰，光武居東而漢興，其故何也？一則能誅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則不能討申侯，而君臣之義滅也。盤庚復成湯之故宇，而殷盛；獻帝復高祖之故土，而漢亡，其故何也？一則天子當陽，而取達其延續民命之情；一則暴君當國，而大逞其劫奪民生之惡也。總之，君尊則治，君卑則亂；民安則治，民危則亂。安在西方之必勝於東，而新都之宜復其舊哉。」從這裡我們不難想見董卓當時是多麼的作惡多端，毛氏也引用歷史的法則來證明董卓終究會走向敗亡的道路。但是，拿董卓與曹操來相提並論似乎有些不倫不類，畢竟曹操在文本中還有體恤愛民的一面，於是毛氏從其他小地方來稍作改易，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帝不敢不從。」此句，毛氏只增加了此語，卻間接把曹操兇橫霸道的一面加深並植入在每個讀者的潛意識裡，當這些小地方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讀者便自然而然地接受此一印象，透過這種方式，毛氏不僅加強了作者的著述意識，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 二、刪削部份

比如弘治版《曹操倉亭破袁紹》言道：「眾曰：『若恤其民，必誤大事』」操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守，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又，《曹操決水滄冀州》提到：「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眾皆拜伏於地。操教於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上述這兩段在毛本裡皆被刪除，因其在文中顯示出曹操仁慈愛民的一面，這恐怕是毛氏改易的原因。其實，《三國演義》的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現出

「擁劉反曹」的基調是存在的，只是並沒有那麼強烈，毛氏藉由刪削的方式，把對於曹操正面的敘述加以刪除，若是遇到劇情情節發展需要而必須保留某些片段時，毛氏便用文內「夾批」或「回評」的方式來補充說明，毛氏的用意，在於「完善」作者的著述意識，用這種手段來處理，是最直接又有效的方法。

除此之外，毛氏還藉由整理回目之便來達到加強作者的著述意識，即反曹的目的。例如在弘治版的回目裡，有些提到「曹操」之名的地方，毛本皆以「賊」、「國賊」、「漢賊」來替代，如表 1 所列：

表 1

弘治版	毛本
禰衡裸衣罵 <b>曹操</b> 曹孟德三勸吉平	禰正平裸衣罵 <b>賊</b> 吉太平下毒遭刑
<b>曹操</b> 勒死董貴妃 玄德匹馬奔冀州	<b>國賊</b> 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曹操試神卜管輅 耿紀韋晃討 <b>曹操</b>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 <b>漢賊</b> 五臣死節

上表 1 回目的改易見於毛本第 23、24、69 回，毛氏的用意在於強化作者「反曹」的著述意識，我們知道，一個回目代表此回內容的題綱，因此，每個讀者在閱讀文本的同時，很難省略不去看回目，這就是毛氏高明的地方，從回日上著手，讀者在還沒進入文本的內容之前，就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除此之外，毛氏還利用曹操的小名「阿瞞」來代替回目中曹操的名字，即使弘治版的回目中沒有曹操的名字，但是只要跟他有關的事件，毛氏都會藉由整理回目把曹操有意的貶抑，其中輕視的意味不難了解，就算曹操於文本第 78 回結束生命，對於他後世子孫的遭遇，毛氏依然未嘗放過，如表 2：

表 2

弘治版	毛本
馬超興兵取潼關 馬孟起渭河六戰	馬孟起興兵雪恨 <b>曹阿瞞</b> 割髮棄袍
趙雲劫江奪幼主 <b>曹操</b> 興兵下	趙雲劫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

江南		<b>老瞞</b>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	曹操杖殺伏	關雲長單刀赴會 <b>捐生</b>	伏皇后 <b>爲國</b>
魏太子曹丕秉政 成章	曹子建七步	<b>兄逼弟</b> 曹植賦詩 伏法	姪陷叔劉封
姜維計困司馬昭 <b>立君</b>	<b>司馬師廢主</b>	困司馬漢將奇謀 <b>果報</b>	<b>廢曹芳魏家</b>

上表 2 回目的改易依序見於毛本第 58、61、66、79、109 回，關於毛本第 58 回的故事，我們知道是以馬超爲主角，馬超爲報父仇，起大軍攻取潼關後又大敗曹操，曹操在這場戰役中幾乎喪掉性命，<sup>46</sup>但是弘治版在回目上一點兒都沒有提到曹操如何地狼狽不堪，不過到了毛氏的手裡，他怎麼可能會放掉這大好的機會不大書特書，對此，毛氏除了在回目上作更改，還在文中說了一段妙語：「暢絕！快絕！關公囊長鬚，曹操包短鬚。若云：『裹頸的是曹操！』則將斷其頸乎？」(第 58 回夾批)不禁令人莞爾一笑。比較特別的是第 66 回伏皇后「爲國捐生」這個回目，在弘治版只提及曹操杖殺伏皇后，道德批判的意味不是很濃厚，但經由毛氏的更改，「爲國捐生」一語的背後就帶有很強烈的是非判斷，如果毛氏不是爲了加強作者反曹的著述意識，又何言「爲國捐生」？除此之外，一般人所熟知的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在毛本裡毛氏用「兄逼弟」這個詞語赤裸裸的把兄弟鬩牆的慘狀顯露出來，其實這就是毛氏見縫插針的手法，即使文本情節發展至此，曹操已死，毛氏對其後代仍是別有用心，至於第 109 回曹芳被廢，毛氏更歸於天理報應，由此可知，毛氏爲了加強作者的著述意識，真是竭盡全力。

在擁劉方面，毛氏的用心之處就很多，例如陶謙欲讓徐州給劉備，劉備堅持不受，毛氏認爲：「劉備之辭徐州，爲真辭也？爲假辭也？若以爲真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之，何也？或曰：辭之愈

<sup>46</sup> 見文本第 58 回：「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即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

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sup>47</sup>對於劉備三辭徐州之舉，其實毛氏自己也在懷疑，「爲真辭也？爲假辭也？」便是他的疑惑，他的內心雖然矛盾，但劉備作爲他擁護的對象，他必須要爲其找台階下，「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就是他的理由。在文本中，除了劉備外，也有幾個重要人物有相同的情況，首先是諸葛孔明，當劉備三顧茅廬欲請孔明出山相助時，孔明一開始也是說：「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後來在劉備聲淚俱下的苦求後，孔明見其意甚誠，才答應出山相助，最後孔明果然成了劉備的首席軍師，在往後的征途爲之籌謀劃策。其次則是曹操，建安 21 年，群臣表奏獻帝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也是上書三辭，後來因獻帝三次下詔不許，曹操於是接受冊封。在這其中，姑且不論獻帝、曹操兩人之間是否是真心還是假意，但經歷了這個過程，曹操在朝廷中的地位的確更加穩固。正是因爲文本中也有這樣的例子，毛氏的論點才有了基礎，也易於爲讀者所接受。

又如劉備攜民逃難之時，見百姓流離失所、骨肉分離，不禁悲從中來，即欲投江尋死，對此，毛氏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實民心一樣，都是假處。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爲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第 41 回夾批)從上述可知，毛氏不僅替劉備辯護，也達到了貶抑曹操的目的。雖然同樣都是假，但毛氏在爲作者完善「擁劉反曹」的著述意識影響下，還是利用了評點對劉備此舉加以補充說明，並拿曹操來比較，藉以淡去劉備作假的一面，反而以「百姓偏不以爲假」來達到「擁劉反曹」的目的。毛氏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藉由評點代替文本中百姓的回答，其手法高明，由此可見。

最後，毛氏曾言：「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之誤也<sup>48</sup>。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sup>49</sup>他是遵循朱熹同

<sup>47</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回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276。

<sup>48</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69 提及：「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司馬光認爲，只要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的王朝，才稱得上是正統，無論有理與否，

以蜀漢爲正統，換言之，以劉備爲首的蜀漢理所當然是其擁護的對象，至於僭國者吳、魏，尤其是曹魏則是其批判的目標。因此，毛氏藉由對《三國演義》的評點把作者的著作意識加以擴大強化，使後來的讀者於閱讀文本的當中，能直接明白作者的用意並接受它，這就是毛氏評點對於完善作者著述意識最大的貢獻。

## 伍、結論

經由前文的探討，我們了解，文學作品的創作，是作者本身有意識的作爲，其一字一句都注入作者的想法，換句話說，文學作品裡所蘊含的思想、意義，都是作者所注入的主觀意識。因此，想要了解作者的著述意識，從其作品裡來著手是最直接的，但是，要探索作者的意圖並非那麼簡單，尤其是作品《三國演義》。因《演義》爲一獨特之體例，其內容即在於演述歷史，其並非正史典籍，然較之於其他文學(或非文學)作品，其更具有歷史性、更貼近於歷史。<sup>50</sup>

因此，這對於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會產生制約作用，畢竟從歷史中取材，故不能太偏離史實，所以作者本身的著作意識會受相當程度的影響。毛氏的評點正是把這些東西抽取出來加以強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於「擁劉反曹」及「忠義思想」兩方面。本文所以會從人物死亡描寫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的著述意識，主要是筆者見於在《三國演義》裡登場的人物何其多，不管是對文本情節發展的需要，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感受，人物的死亡，常常帶有很強的震撼力，尤其是一些重量級人物的死亡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描寫文本中人物的死亡時，難免會滲入自己的著述意識，於是筆者試圖從這個角度(人物死亡描寫)把作者的著述意識稀釋出來，並呈現毛氏如何利用評點對此來加強和說明，進而爲《三國演義》的研究提供微薄的貢獻。

## 參考書目

專書部份(按出版年先後排列)

1. 羅貫中著，(明)弘治版《三國志通俗演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這正是毛氏不以爲然的地方。

<sup>49</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讀三國志法〉，《三國演義資料彙編》，頁 254。

<sup>50</sup> 黃世孟：《三國志通俗演義著述意識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頁 99。

年。

2.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台北：中華書局，1981 年。
3.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4.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
5. 羅貫中著，毛宗崗批，《三國演義毛宗崗批著本(上)(下)》，台北：寂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6.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 期刊論文部份

1. 陳傳軍，孫愛春，〈三國演義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泰安師專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98 年，頁 15~21。
2. 羅永裕，《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3. 黃世孟，《三國志通俗演義著述意識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 工作筆記

#### 談別集類與叢書部專著類的異同--

#### 以館藏《魯迅手稿全集》的歸類為例

特藏組 謝鶯興

《魯迅手稿全集》六十冊，魯迅手稿全集編委會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年線裝型式出版。第 1-20 冊為「書信」，第 21-36 冊為「文稿」，第 37-60 冊為「日記」。各書名如下：《墳》、《吶喊》、《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上、下)》、《且介亭雜文二集(上、下)》、《且介亭雜文集外集》、《且介亭雜文集外集拾遺》、《故事新編(上、下)》、《兩地書》、《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文學史略》等。這些書籍大都已經以洋裝型式單獨發行過。

當是書入館要進行分類編目時，卻面臨是書該置於集部別集類？或是歸於叢書類專著類的問題。曾檢索「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僅中